

閱讀劄記

胡適之罵人與挨罵

胡適之生前待人接物，外表上看起來，一派溫文儒雅，但罵起人來，却一點也不含糊。猶憶抗戰前胡適曾致函翁文灝，有云：

「革命革了十年，還不知道爲事求才，還不知道封疆政治，不是無知識的陳調元、何成濬、劉鎮華等一流人才所能幹的。此是根本大病，我不能不深責蔣先生也。」

又云：

「黃郛之罪，眞百死不足以償也……蔣先生至今把此公當作智囊看待，殊不可解。」

其時翁文灝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，在胡適之筆下，陳調元、何成濬、劉鎮華、黃郛諸人，可說一文不值。但近人對何成濬、黃郛等人，亦有譽之不絕於口者，足見臧否人物之不易也。

在另一方面，當時（民國廿四年）湯爾和曾與胡氏有互詆之函電，騰傳中外，湯函云：「弟在教育上固不敢逃罪，而兄在民八九年，力主打破枷鎖，吐棄國渣，影響所及，豈只罷課而已。爲功爲罪，兄自知之，無待弟之解釋也。總之，

我輩皆主觀極強之人，小有成就在此，不能入德亦在此。」措詞凌厲，咄咄逼人。胡氏讀之，當亦感到難受，而有罵人者人亦罵之之感吧！函中最後數語，眞值得每一個人三復思也。

譚公延闈幾露馬脚

譚延闈號組庵，素以好好先生著稱，當年國府奠都南京之初，其變理陰陽，調和鼎鼐，發揮甘草精神，其功殊不可沒。近讀馬五先生本名雷嘯岑氏所寫「我的生活史」，其中有一事，幾使這位素以好好先生著稱的「譚婆婆」，也圖窮七見，幾露馬脚，而下不了台。其時正當寧漢分裂，雷任李烈鈞氏機要秘書。

雷嘯岑氏之文云：

「繼而武漢方面派人送來譚組庵（延闈）先生致李協公（烈鈞）的親啓信一件，由我拆開轉呈，內容是勸李公不要跟蔣總司令合作，應與武漢政府一致，中有盼兄勿以蓋世勳名，竟爲一人之殉等語。來人聲言等候回信帶歸。我問李公如何答覆，他沉思有頃，吩咐我道：『你即擬簡單信稿，只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皆非烈鈞所願聞

也。』我遵命寫好，請李公簽名，交給來人帶走。譚先生原函是親筆寫的，行書好極了。我將它收藏篋中，視爲珍品。

「後來寧漢合作，譚仍任國府主席，李協公以常委弼助一切，一夕，李協公忽然問我在南昌接得譚組庵先生那封信尙在否？他要原璧奉還譚先生，免留痕跡。我說自行燒掉可也。他笑道：『你不懂，自己縱然毀去了，別人總是不放心的。惟有原物交回對方，纔是忠恕處友之道。』我即將原信檢交李公，認爲又增加了一項做人的知識呢！」

陳布雷兩代多產苦

讀陳布雷氏回憶錄，知陳氏之太夫人、夫人，兩代均不幸以多產身亡。陳氏記其太夫人云：

「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六日，先妣產後症逝世，享年三十九，距五弟之生，纔二小時，吾母育五男六女，卒以產殞。」享年僅三十九，而有五男六女，眞可謂多產矣。其與歸有光先妣事略差似之。

又記其夫人云：



「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宏農君以產後症歿，距季女憐兒之生，纔二十餘日耳。民三閏五月長兒積泉生，民四，十月榮兒生，民五冬十二月皓兒生。宏農君本年妊季女憐兒，以生育太頻，血氣虧竭，身體殊感疲乏，面色浮腫而黃，且常喘喘」。生育過頻，不知控制，幾乎一年一產，而又不知妊育保健，此為過去社會一般情形，不足為怪，真可慨而又可悲也。

汪胡早年深厚交誼

汪精衛、胡漢民二氏均為國父中山先生早年左右手，人皆知之。而兩人早年交誼之篤，非比尋常，則知者較少。近讀胡漢民自傳，記兩人早年交誼至詳，讀後真令人感動不已。茲摘錄數則於後，以觀一斑云：

「入同盟會以來，余與精衛共事至契，相親逾於骨肉，精衛自河口失敗後，遂有個人暗殺之決心，余屢規止之。……余得其瀕行入京手書，僅八字，以指血寫之，文云：『我今為新，兄當為釜。』……余懷此書數年，及辛亥光復廣州後，倉卒中乃失此書，以重金購求，不可復得，余甚恨之。

「至星州數日，日以營救精衛為第一任務，某夜就寢，乃恍惚夢精衛已被清廷宣告死刑，乃大哭，哭聲驚隣室。

「時河內報紙，初有言余已死者，精衛在獄中見之，哭至暈去，悲吟五律，有『如何兩人血，不作一時流』之句，數日乃知其不實。民國元年與精衛相見，始以示余。

「余隨先生（按指國父也。）至滬，英士、克強俱來迎，……數月之別，如數年。更見精衛，則真如隔世，二人俱狂喜，至相抱而踊。」

當年兩人友情之真之篤之純，可見一斑。所可惜者，汪氏晚節不保，二人亦馴至凶終隙末，令人嘆息耳。

王雲五梁實秋啞謎

王雲五先生與朱經農氏平日交誼至深，早年兩氏同服務商務印書館時，即已建立。王氏「談往事」書中，有「我所認識的朱經農先生」一篇，情真意摯，感人至深。惟其中有一段留下啞謎的話，今日永遠無法揭曉了。

其文云：

「……此為余所接經農之最後手札，而千錯萬錯，竟於逝世後，始達余手也。余為表示經農憤世憂國之誠，初擬照錄原函於此，終以某種關係，目前尚非其時，考慮再四，乃暫保留。」

這一「乃暫保留」之件，後來當然沒有公開過。今者王氏墓木早拱，朱經農當時因「某種關係」而未「照錄」的原因，究竟說了些什麼，只有永遠留給後人們一個啞謎了。

寫到這裡，又使我想到了梁實秋先生，在其「看雲集」中，有一篇「悼念左舜生先生」的文章，中間也同樣留給讀者一個啞謎。

梁先生的文章是這樣寫的：

「……由某些學者之不知藏拙，妄論中國文化，談到某些不善詞章之人之吟風弄月，附庸風雅……」

這是梁實秋先生敘述與左舜生先生生前晤談時，對一些文學以及文化上，兩人「英雄所見略同」的一些看法，彼此契闊於心。而對於一些不知藏拙者的附庸風雅，只以兩個「某些」來代表之，這是梁實秋的厚道處。

但在讀者方面，又何嘗不是一個渴望揭曉的啞謎呢！

李協和烈鈞之醋勁

在馬五先生雷嘯岑的「我的生活史」中，又有一段記述，對李協和烈鈞氏的醋勁描述，表露無遺。原文云：

「是年八月十二日，蔣總司令忽然通電下野，回到奉化去了，胡漢民、蔡元培、吳稚暉諸先生，皆先後離京，而李協公任事如常，我曾經勸他亦到上海去觀察一時，表示與蔣先生共進退之意。但他卻怪蔣先生在採取這樣重大的行動之前，竟不跟他商談一下，認為不够朋友。繼而李宗仁白崇禧進京來了……」

這一段公案之是非非，暫且不提，但李烈鈞協和先生的醋勁，在此却也真正表露無遺了。

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